

【美】W.S. 默 温◎著

世界最美的地方

The Mays of Ventadorn

五月之诗

带着新季节的甜美树林郁郁葱葱
小鸟们各自唱响自己的歌喉和着新歌的歌词
接下来的时间
男人就该前往他向往的地方

.....



河北教育出版社

世界最美的地方

 *The Mays of Ventadorn*

五月之诗

[美]W.S.默温◎著
鲁刚◎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五月之诗 / [美] W.S. 默温著; 鲁刚译. —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6.03

ISBN 7-5434-5694-X

I . 五 ... II . ① W... ② 鲁 ... III . ① 诗歌 - 文学研究 - 法国 - 中世纪

② 抒情诗 - 作品集 - 法国 - 中世纪 IV . ① I565.072 ② I565.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38263 号

Text copyright © 2002 W.S.Merwin

Map copyright © 2002 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

Copyright © 2006 The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including photocopying,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 1145 17th Street N.W. Washington. D.C. 20036-4688

书 名: 五月之诗

作 者: [美] W.S. 默温

译 者: 鲁 刚

责任编辑: 路殿维 杨翠芬

装帧设计: 相彩英

出 版: 河北教育出版社

发 行: 河北麦田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版 次: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8.625

印 数: 8000

书 号: ISBN 7-5434-5694-X/I · 939

定 价: 18.00 元

版权登记号: 03-2006-030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法律顾问: 陈志伟

邮购地址: 麦田书友俱乐部 (河北石家庄市联盟路 707 号中化大厦 1101 室, 0500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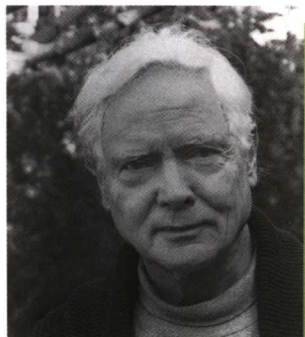
邮购电话: 0311-87731224 87702240

E-mail: wfbooksell@vip.163.com

内容简介

在这本带有半游记性质的回忆录里，默温以优美的语言讲述了法国 12 世纪行吟诗人的文学传统，同时收录了一些自己翻译的中世纪骑士抒情诗。

从中我们既可以穿越历史风尘体验中世纪的战争与爱情、领略法国南部普罗旺斯的旖旎风情，也能了解半个多世纪以前美国文坛的一鳞半爪以及他本人蛰居法国乡村的诗情感受。



W.S. Merwin

W.S.默温是当代美国著名诗人、翻译家，“新超现实主义”诗歌流派的代表人物，出版诗集有十五本之多，曾获得国家图书奖和普利策奖。默温大学毕业后就游历欧洲并遵艾兹拉·庞德之嘱前往法国研究法国中世纪文学。他的诗歌具有开放而洗练的形式，深邃而广远的想像力，引入一个“更为隐蔽的世界”。

NATIONAL GEOGRAPHIC DIRECTIONS



献给玛格丽特·迈克艾德里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26
第三章·····	044
第四章·····	052
第五章·····	058
第六章·····	070
第七章·····	083
第八章·····	101
第九章·····	110
第十章·····	120
后 记·····	123

第 1 章

暮春的早晨，透过阵雨间隙中的晨曦，葱茏的山腰、低矮的石头农舍、打谷场和远处山梁上孑然耸立的土黄色古代遗址仿佛都掩映在一片黑魆魆的阴影里。

这片遗址位于法国南部中央高原的火山岩丘陵地带，是唯一遗留到今天的12世纪旺达杜尔城堡的遗迹。修建于12世纪初的这座城堡早年是伟大的行吟诗人贝尔纳·德·旺达杜尔^[1]的居所。

迄今为止，反映这片遗迹和附近村庄的照片似乎大部分都系冬季所拍。不知岁月为何物的古树像土墙上的裂纹一样伫立着，一切都埋在深褐或灰白的颜色里。照片中的人在我看到他们的模样时早已故去多年，他们深怀疑虑地站在镜头前，模糊地认为那些照片尽管拍的是他们，实际上却属于其他生命，因此再也不想看到这种东西。多年之后，他们的

[1] 贝尔纳·德·旺达杜尔(1125~1195年)：法国普罗旺斯行吟诗人。其爱情短诗描写细腻，语言简洁，感人肺腑，现有十九首存世。



照片以及记叙他们生活片段的书籍出现在阁楼和旧书店里，被那些对他们的现在和过去一无所知且将来也不会有更多了解的陌生人研究着。笼罩在他们头顶以及屋顶大树的裸露树干在我们之前就已不知所踪，同样的命运也降落在一些屋顶和土墙身上，因此不过几代人的时间（此间在他们了解的世界之外还发生了一两场战争）这个地方就已变得面目全非，黑乎乎地映衬在呈颗粒状的天空之下。

但是每当我回忆那些遗迹和周围的乡野时，我几乎总能在其他地方——往往是地球的另一个角落或年代——看到他们，至少一开始是这样，就像我第一次见到他们时一样。清新朦胧的春光中，完全舒展了的嫩叶上滚动着雨珠，乡间小道上爬满苔藓的粗糙围墙边上，繁缕和黑刺莓的乳白色花朵以及金黄色的荆豆和金雀花交相辉映，在云霭里漏出的日光中熠熠生辉。

那时我根本没有想到，自己会一步步走近那些孤零零矗立在陡峭山顶上的残垣断壁。因此我已记不清楚，仿佛也是在一个春天，一无所知的我迈出了寻访它们的第一步。那是在华盛顿特区，复活节的一天，快临近毕业的一个学期。我前去拜访同城的一个校友，在他那儿我给圣伊丽莎白医院打了个电话，惊讶地获悉埃兹拉·庞德^[2]愿意接受我的访问。

早春的天气已经开始回暖，在阳光明媚的一个早晨，我乘公共汽车穿过市区前往医院。我有一本摩挲旧了的庞德诗集《人物》，黄色的粗封皮上有戈迪埃·布尔泽斯卡^[3]所绘庞德的肖像速写。但是我没有带上这本书，那样做太惹眼，未免会让我感到尴尬。我拿了本约翰·皮尔·毕晓

[2]. 埃兹拉·庞德 (1885~1972年)：美国著名诗人、翻译家、评论家，意象派诗歌代表人物。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美国政府指控为意大利法西斯宣传、攻击美国战争政策，从而犯有叛国罪，于1945年入狱，后在精神病院度过十二年。

[3]. 戈迪埃·布尔泽斯卡 (1891~1915年)：法国最早的抽象派雕塑家之一，“旋涡主义”运动的倡导者。1912年迁居伦敦。美国诗人庞德成为他的赞助人和宣传者。



普^[4]的《诗集》，书里收录了一些鲜为人知但却很优秀的译作，其中有两首法国中世纪行吟诗人的作品，一首为贝特朗·德·博恩^[5]所写，另一首选自若弗雷·吕代尔^[6]最有名的作品，是关于春天思念远方爱人的。如今想来，吕代尔的诗能在旺达杜尔一带广为传唱，贝尔纳·德·旺达杜尔一定早在青年时代就熟稔吕代尔的作品。后来他将吕代尔的创作主题融入了自己的诗作以及他本人的经历之中，而其经历就我们目前推测的情况来看，仍然很不清晰。这首诗的题目取自诗的第一行“Quan Lo Rius De La Fontana”，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或以为接触到普罗旺斯语。尽管只是一首译作，但却多少为我揭开了中世纪抒情诗的面纱，邀请我逐渐步入这一文学殿堂。

当薄薄的山峦再次和
清澈的溪水与阳光融为一体
当野玫瑰再度绽放
夜莺站在枝头宛转歌喉
啾鸣新曲，我也要
创作属于我的新篇。

[4]. 约翰·皮尔·毕晓普（1892~1944年）：
美国诗人、小说家和文艺评论家，“迷惘的一代”的成员。

[5]. 贝特朗·德·博恩：
法国军人，行吟诗人，
曾随“狮心王”理查参加十字军。有诗作四十五首存世。

[6]. 若弗雷·吕代尔：
12世纪法国行吟诗人，
以描写来自远方的爱情而著名。关于其生平现存资料不多。

这出自吕代尔的想像。他那优雅的诗作无一不是来自朴素的语言，因此比吕代尔晚一个多世纪的传记说吕代尔的诗作音律优美，语言却平庸俚俗。

我读过庞德以前拉斐尔时期的粗犷文风翻译的贝特朗·德·博恩的作品，也读过但丁在《神曲·地狱篇》中描



绘的同一诗人形象，但丁把他描绘成冲突的煽动制造者，手里像拎灯笼一样拎着自己的脑袋。不过说实话，我在车上并没有想到普罗旺斯抒情诗的问题，路上还经过了掩映在半透明树叶下的国家美术馆。庞德的《人物》集里有一首《向塞克斯图斯·普罗佩提乌斯致敬》，我多少曾经用心读过这首诗。当时我正兴奋地回过头阅读约翰·皮尔·毕晓普从拉丁文移译的佩特罗尼乌斯^[7]的诗句——“这怎么可能？霍韦，你已垂垂老矣？”毕晓普在介绍这两位行吟诗人的作品时已不再年轻，诗集出版于1933年，那年他四十一岁。这个年纪对当时的我来说还是很遥远的事情。在拥挤的汽车上，一个站在我身边的姑娘发现我正在读诗，这引起了她的注意。她告诉我她痴迷诗歌，然而现实却令人沮丧——她所钟爱的诗歌很难在自己的生活中找到一席容身之地。她还说这是她在首都华盛顿工作的第一个年头。在政府供职？不错。是的，“有时——”，她耸耸肩膀，吐出“齟齬”这个词。姑娘额头留着刘海，非常漂亮。她在过了美术馆的那一站下了车。

医院由一群19世纪风格的砖石建筑组合而成，看起来像是内战之后所建，只有太平梯和门廊顶可能是后来加上去的。这些建筑显得非常陈旧，但据我后来回忆，砌砖上的污点和裂纹也许只是出于纪念的需要根据想像添加上去的。我前往的这所医院很像一所破败不堪的市立小学——位于宾夕法尼亚州斯克兰顿市的林肯十四小的翻版，我小时候在林肯小学读过五年书。比起林肯小学砖砌的新哥特式建筑来，医院只不过更大、更宽敞也更乏味一些。走进邈邈的入口拾级而上，楼梯尽头管理员帮我打开一扇沉重的金属大门，我便

[7]. 佩特罗尼乌斯（？~66年）：古罗马作家，著有欧洲第一部喜剧式传奇小说《萨蒂利孔》。



置身于一间宽敞而阴暗的会客室里了。会客室内陈设极少，墙壁呈暗淡的灰绿色。显然，这是普通人厌恶的地方，只不过这种厌恶有时不可避免罢了。

庞德由人搀扶着从室内的一段螺旋形楼梯走下来，他示意欢迎我的到来。护理员的头总是朝后仰着，他咧嘴笑着走到一边去了。我们在凹室两把陈旧的安乐椅上坐下。我和庞德之间距离遥远，我不得不隔着这道鸿沟向他低声表示问候。他开始像对知己一样和我谈论许多我闻所未闻的事情，我只好尽量礼貌地点点头或支支吾吾勉强应付。

庞德的《比萨诗章》刚刚出版不久。我知道一些这本书的背景，也道听途说地听说过一些美国政府指控庞德的情况，但我几乎完全不了解他的政见，因此也就无从评价我所听到的这些传闻。我知道庞德是靠了精神错乱的申辩才得以保全性命，当时我听到的最多的质疑就是庞德是否真的疯了。之前我并没有读过他那些宣扬法西斯主义或排斥犹太人的文章。我不愿意相信一些关于他的传闻，我当然不想他被枪毙，而这当时据说——至少一度是——完全可能的。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我对于诗歌是那么的痴迷，对庞德在诗歌创作上不屈不挠、始终如一的奉献精神也敬佩不已，这着实让我感到惊讶。庞德的诗篇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其中的一些作品在我看来至今仍如珠宝般璀璨而富有新意。这些诗歌蕴涵的惊人活力使我对他身上体现出来的某些典型品质极度向往：他是美国人——中产阶级，从头到脚散发着乡土气息，像我一样从一开始就立志成为一个艺术家，一个诗人。在为之奋斗的过程中不计较任何经济得失。我觉得庞德让我



受益匪浅，以我当时的年龄，对于一些我无法接受的关于他的传闻根本听不进去。

他不断地提到孔子，还对比尔·威廉姆斯大加赞许，不过给人感觉却像是在追忆另一个时代。庞德当时六十来岁，在我眼里却如同古人一般，我想庞德自己回首往昔也一定有恍若隔世之感吧。他谈起他的《诗章》，还说到他曾多次提及的一个预言：等写完第一百章（他边说边举手示意），拱顶石就会完美无暇地架起在神庙的圆柱之上，一切都将各就各位，得其所哉。我急于问些自己困惑的问题，但庞德早已洞若观火，一副成竹在胸、游刃有余的样子。他很开心有人愿意陪他聊天。

在他身后，一个身穿睡衣的人在长长的房间里踱来踱去。这个人目视着褪了色的天花板，不时停下来扯些看不见的东西——锁链或绳子——同时倾听着什么。厕所里传来冲水的声音。门开了，一个姿态曼妙的少妇由人领着进来拜访庞德。这位少妇年龄介于庞德和我之间，她带来一大束含羞草。庞德和她亲切地互致问候、拥抱和亲吻。这使我隐约感受到欧洲上层社会的气息。庞德向我介绍她，嘴里喃喃念出她的名字——一个欧洲式的多音节名字。他说得太快，我一点儿也没听清楚。我表示自己该走了，但庞德坚持让我再陪他一会儿。会客时间还有一会儿才结束。他的朋友却说自己得走了，据她说她经常来，明天也许可以多留一会儿。他们谈话时我踱到窗口待了一会儿。据我后来回忆，这里的窗玻璃上都像鸡笼似的嵌着铁丝网，铁丝网外还有厚厚的金属制纱窗，这使得屋里更加暗淡无光。等我转身回来，她已经准



备要走，我后来再也没有机会知道她的名字。

庞德接着和我聊天，聊他喜欢的诗人科克托^[8]，同时代诗人的作品中几乎找不到他想阅读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他都以一种裁判式的口气说话。他谈到阅读面要宽。“你注意过没有，”他问我，“参议员们从来不读报纸？”我承认自己从未发现这一点。“那是因为，”他偷偷地告诉我，“一个相信自己谎话的政党必定完蛋。”我盼望他把话题转回到诗歌上来，他确实也这么做了，接着谈起了艾略特^[9]、汤姆^[10]。但是他的话里仍然透着一种距离感和沧桑感。我想问问他对叶芝^[11]的看法，但让我大吃一惊的是，他把这个话题推给了我，或者他以为我是那个人。一个他相信决心将一生奉献给诗歌创作的人。他说他很幸运，结识了一代不为金钱而写作的作家。他还告诉我他想像我是个严谨的人，如果我是，就应该去学习语言，“这样就不必受制于翻译者。”也就是说，我应该自己翻译。“如果你想成为一个诗人，”他说，“就必须每天都用功。你应该每天写上七十五行诗。但你这个年龄阅历尚浅，缺少写作素材，因此普罗旺斯文学是最好的资源。那些诗人最贴近音乐，他们聆听音乐，也伴着音乐而写作。去学习普罗旺斯语吧，可能的话，至少学点儿皮毛也好。不仅如此，西班牙语也很好。藉着西班牙语你可以接触到西班牙民谣，尽可能接近原文。学习其他语言可以帮你发掘英语的表现力，因而更好地运用英语来进行创作。”

会客时间快结束时，庞德的妻子多萝西·莎士比亚来了。她是个安静而温和的高大英国女人，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她。庞德把我交由他妻子接待，听他的介绍好像我是个与

[8] 科克托(1889~1963年)：法国艺术家，能诗善画，并能创作小说、戏剧、舞剧和电影。作品有诗集《好望角》等。

[9] T. H. 艾略特(1888~1965年)：英国诗人、剧作家和文学评论家，对20世纪英美现代派文学和新批评派评论起了开拓作用。代表诗作有《荒原》和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四个四重奏》。

[10] 汤姆，即迪伦·托马斯(1914~1953年)：英国诗人，作品多探索生与死、爱情与信仰的主题，著有诗集《死亡和出场》等。

[11] 叶芝(1865~1939年)：爱尔兰诗人、剧作家。192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他相识已久的著名作家似的。护理员进来搀扶庞德上了室内的旋梯，那里的灯光稍微亮堂一些。我和多萝西则由人引导着走出大门，来到了外面的世界。

她邀请我去喝茶，顺便见见他们的儿子奥马尔。他们母子就住在离医院不远的的一个街区，一所陈旧公寓的阁楼上。他们的房间狭窄而修长，墙壁的一面斜斜地紧贴屋顶。阁楼的小窗在春日迟迟的午后敞开着，从窗口透过婆娑的枝叶望去可以俯瞰整个华盛顿的市貌。我不知道这一景象会让她想起欧洲呢，还是充满了陌生感。黄色的墙上挂着一把鲁特琴。这是一个诗意盎然的世界，是另一种充满智慧与理性的生活。一个人们广为猜测的浩瀚世界，如今原原本本地呈现在我面前。这个沉默而温和的女人对生活在伦敦、巴黎和意大利的许多同代或前辈作家的情况了如指掌，这其中包括叶芝、艾略特、乔伊斯、刘易斯等。不仅如此，她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岁月里还曾经聆听过他们的教诲。我什么都想问，但又不知从何问起，结果几乎什么都没问，只是含蓄地问了些她在华盛顿的生活情况。她给我看了一些刊有叶芝新作的杂志，至于她为何收藏这些杂志我就不得而知了。

奥马尔走了进来，这是一个年龄与我相仿的年轻人，瘦小而敏捷，还有点儿害羞。他说话很快，带有英国口音。关于他，他们家还有个笑话儿，是庞德给他起的这个名字，用意在于确保他将来不至于成为诗人。奥马尔开始谈论刚刚结束的这场战争，接着多萝西也加入进来。他们谈起发生在伦敦的闪电战，当时他们一家人都住在那里。打那儿之后奥马尔就害怕听到任何巨大的声响，即便跨洋过海到了美国也不



例外。他向我描述躲在桌子底下睡觉的情形，一边睡一边听飞机在头顶狂轰烂炸。他说他现在晚上还是经常惊醒过来，以为仍然身在伦敦，空袭仍在继续进行。

临行之际，多萝西送我一本庞德的新著——根据空子学说翻译的《伟大学说摘要及不动的中枢》。此后庞德仍然始终如一地实践着他那诲人不倦的友好品格。没过多久，他就托奥马尔给我捎来《诗章》第三十章的草稿，并且用铅笔（我怀疑医院是否允许他使用钢笔——我猜想他那台手提打字机是西奥多·斯宾塞^[12]给他送去的）把诗稿题赠给我。后来我们还保持了一段时间的书信联络。他时常给我寄来写有简短建议的明信片，每次都用铅笔书写，潦草的字迹很能反映他思路的敏捷与跳跃性。其中最值得铭记的一条是：“阅读种子而非嫩枝。埃兹拉·庞德。”

他力主回归原文的观点贯穿在他所有的文章里，而这些文章毫无疑问他以为我都是逐字研究过的。原文就是事物诞生的地方，或者据我事后回忆指可能产生新事物的时刻。那次会面后我开始研究他的文章，力图在那些枯燥而专横的说教中寻找听来真实可信的指导原则。“回归原文，”他在《论传统》一文中如是写道，“赋予人以活力，因为回归原文就是回归自然和理性。回归原文的人之所以这么做，为的是希望自己的行为举止永远符合理性的要求。”今天重温这些文章，我明白了为什么他会对孔子着迷，喜欢那些不讲究逻辑的感悟性跳跃思维以及类似卫礼贤^[13]所译《易经》里的那种语气。但是当时有一点我是清楚的，庞德追求的是一种存在于词语和经验联系中的真实性乃至对这种真实性逐渐臻

[12]. 西奥多·斯宾塞，美国诗人、剧作家、短篇小说家。

[13]. 卫礼贤（1873～1930年）：德国魏玛差会的传教士，1897年来华，一直在青岛活动传教，后来成为著名的汉学家。



于体认的方式。

但等我读到庞德自己英译的行吟诗人的歌谣以及他制作的这些诗人近乎现代的简历时，像以前一样，我觉得这种语言是任何年纪的人都不会吟诵或传唱的，这是一种刺耳的、做作的新歌特式风格的混合物，是中学生扮演骑士时虚构出的一种夸张风格。我不愿承认自己在阅读这些浮夸之辞时的感受，而说这些话的诗人还在不断坚持要其他人“把它翻新”。这些冒牌古词在历史上可能并不存在，那么它们在多大程度上适于表现遗留下来的传统精华呢？当然我也有疏忽的时候，有时在庞德的英文里，我们确实能够领略原文那穿越时空而来的魅力，比如佩尔·卡德纳尔^[14]的这几句诗（庞德总把他的名字拼成卡迪纳尔，我不知道为什么）：

当有人在为他被死亡夺去生命的
儿子或父亲或朋友而流泪时
我却在为那些自作孽的活人而悲哀……

即便这时我也怀疑，庞德的诗和他散漫无章的文章——绝大部分都是残章断简——对我有多大意义。

当时我只认识一点点“普罗旺斯语”，但学习西班牙语却有一些年头儿了，于是从学校图书馆里借来了西班牙民谣。但我只是快速浏览了一遍，我试图翻译的第一首诗开头是这样的：“Descolorida zagala。”我觉得应该有办法用英文来表达这句话。我没有想，这两个单词在原文中也许并无特别浓郁的诗意。Descolorida——这个词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14]. 佩尔·卡德纳尔：
法国12~13世纪行吟诗
人，身世不详。